

心
丝
花
语

花季不是梦

匡文留◎著

○ 写完这差不多十万字，从头再看一遍，我又一次真正
○ 彻悟：原来少年的天空也并非一碧如洗。是天空，总
○ 会起风起皱，吹来缕缕的云和星星点点的雨。只是，
风也好雨也好，千万别懦弱地收拢飞翔的翅膀，别胆
怯地飘落远航的长帆。
如此，哪怕再过去多少岁月，你都会有一颗年轻的心，
直至永远。

华文出版社

花季不是梦

匡文留◎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季不是梦/匡文留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校园文学丛书. 心丝花语)

ISBN 7-5075-1902-3

I. 花... II. 匡...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7108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s@263. 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77. 3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全十册) 定价: 198 元



1

我真是恨死章海涛了。那个讨厌的小“匪种”！

在他没有转学来我们班之前，全班除我以外的二十六个男生二十一个女生，谁跟我过不去呢？！我觉得自己当班干部仿佛就是天生的，小学六年，正副班长、中队长、直到全校的学生“头儿”——大队长，全都当过来了。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一考进这座全市重点中学，直截了当就被班主任陈老师任命为初一一班的班长。陈老师挺年轻，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吧，是那种娇小玲珑型的南国佳丽，一口江浙味普通话很动听。开学第一堂课，她一走上讲台我的心忽地便沉了半截。真不运气。班主任竟是个女的！反正我一直对女老师有些偏见，总觉得女老师偏心男孩子，反之呢，男老师肯定对女孩子特“优惠”。我想我当时正笑得很灿烂的一张脸绝对“晴转阴”。等到听见“班长，辛贝佳。”这几个字时，我居然不自禁地打了个激灵。没听错吧？一抬眼，迎到陈老师十分清水芙蓉



的笑脸，这才很快稳住神，恢复了平素明快又略显矜持的模样，大大方方站起身并笑着环顾前后左右。

当然，凭我的敏感与直觉，我从四十多双眼睛中感受到高兴、热烈、祝贺的同时，也捕捉到了某种冷漠、不屑、嫉妒以及其他的内容。比如坐在我右后方的那个个头挺高、眉眼挺像影星许亚军的男孩，就在别人鼓掌的时候“咣啷”一声把一根钢质直尺掉到了水泥地上，接着又漫不经心俯身捡起，用右手中指“嘭嘭”弹了两下。后来陈老师宣布到“学习委员”之时，我记住了他的名字：马晓超。就连这个自命不凡的马晓超，后来也越来越服气我了——每次期中和期末考试，我的总分总是名列全班第一。更何况我是个老师和同学们公认的尽职尽责，当之无愧的班长。我们班在第一学期末被校团委和学生会评为初一年级的“先进班集体”，一学年终了又荣获了全校的“模范班”称号。

可偏偏转来了这个章海涛！这是我们升入初二年级没几天的事。



2

陈老师无疑是我碰上的最公正的班主任了。既不偏心男孩，也不袒护女孩，就连马晓超这样瓷娃娃般的“靓仔”也不例外。陈老师真的扭转了我保持多年的“女老师偏心男孩子”的成见。

初一刚开学那阵儿，陈老师布置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我家邻居写真。陈老师教语文课。

从小学高年级起，我写作文总爱加点虚构色彩，我觉得这样能“出奇制胜”、“画龙点睛”。事实正是如此。六年级时一次全区作文选拔赛中，我在名为《春节的日记》的作文中虚构了一件小情节，果然力挫群雄，荣获冠军。作“文”作“文”嘛，自然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了，照搬算什么！这是上中学后的首次作文，我一下子冲动得血直往脸颊涌，心想非要“夺魁”不可。我选择了邻居中用那个一脸英气的干警叔叔做主角，煞费苦心为他设计出一、二件“平凡中的不平凡”细节。我觉得自己写得激情充沛文笔流畅，



交给陈老师后便盼着下堂作文课。陈老师肯定会选做“范文”为全班讲评！

陈老师果真为全班进行了作文讲评。当时笃定自得的我看见陈老师从一厚摞本子中间抽出来一本包着牛皮纸封面的，我的脸蓦然烧了起来。我的作文本包着彩色挂历纸面。

陈老师讲评的作文是马晓超的。

偏心！委屈瞬时盈满了我的心。

听下去，我却渐渐平静了。再听，我被感动了。真的，马晓超写得十分真实自然，一位白发苍苍的离休老知识分子每天打打太极拳、浇浇花木、取牛奶、从幼儿园接回小孙子的身影栩栩如生。最后，我听见陈老师好听的江浙味普通话强调说，“写真”，是这次作文的基本立足点……

第二天课外活动陈老师一身运动装和我们一起打排球。间歇当儿陈老师问我，想通没有，辛贝佳？

那还用说。你刚讲评完我就服啦。

小鬼。考古文马晓超不如你扎实，这次“写真”



可比你“真”哟。来，接球——

陈老师边说边一跃，轻握的右拳送出一个漂亮的弧线球。

陈老师真好。我这个班长一定得争气！

可是为了这个插班生章海涛，这个“野”味兮兮的小“匪种”，一贯公正的班主任陈老师竟然偏起心眼来了么？

他凭什么呢？我真是恨死他了！

3

星期一第一节是语文，陈老师从来都是提前五分钟进教室。今天上课的电铃都响过了，还不见陈老师。教室里不知不觉开始微微骚动。

哇，该不是陈老师病了吧？一个粗里粗气的男声冒出。

刘大虎，知道你没哑巴！你就咒着老师病啊！徐丹丹尖着嗓子针锋相对。

我一看不妙，正想迈上讲台行使班长的“权力”，



陈老师推门进来。

随后，跟进个男生，一个陌生人。第一眼给我的印象是，黑乎乎，蛮乎乎，梗个脖子，甚至有些凶乎乎的。天，怎么这么个插班生！真倒霉。我个高，一直坐倒数第二排，身后恰恰空个位置。陈老师想也没想便示意那男孩坐在我后面。

我听见“哐”一声，他把双肩牛仔包重重甩进课桌。这位新同学叫章海涛。陈老师只介绍了一句，就打开课本，言归正传。

我忽然感到若芒刺在背。那双陌生的野野的目光可正对着我的后脑勺呢。不知怎么我下意识往右后一偏头，马晓超漂亮的面孔正冲着我笑。幸灾乐祸！我气得猛一转头，右肩的小辫重重摔打在眼梢，眼皮一酸，险些涌出泪来。

下课铃一响，一伙同学“刷”地围向了新同学。

你从哪个学校转来的？住哪呀？

你十几？爱踢球不？

喂，都九月了，你咋还穿塑料凉鞋？要“脆”吗？



.....

去你妈的！都给我滚！章海涛猛一拳砸到桌面上。我发现他攥紧拳的手臂有些瑟瑟发抖，黝黑的脸膛一下憋得彤红。

大家伙儿“轰”一声做鸟兽散。

妈呀！几个尖细的女声嚷起来。

我的心“怦怦怦”跳着。这个章海涛……怎么……

有人大声念起英语。是马晓超。只见他正襟危坐。一副超然物外之状，目不斜视。这时，电铃响起，英语老师轩昂地一步跨上讲台。

我的尴尬还在后头呢。

4

上着上着课，我突然坐立不安起来。怎么回事？哪儿出了毛病？我又一次使劲抽抽鼻孔，疑惑四顾。该不是顺风从窗外送进了什么气味吧？可窗外天空碧蓝，树影摇曳，树下便盛开着一簇簇芍药呀、牡丹呀



的。我警觉地蹙眉屏息，呀，原来是——

这一阵阵令我作呕的秽浊之气，原来是发自章海涛那双趿拉着旧塑料凉鞋的腻乎乎的黑脚板！此刻他正沉着脸，目光呆呆地盯住翻开的课本，正用左手指的长指甲使劲拨弄右手指的长指甲内的黑垢。

我觉得一团热腾腾的东西猛丁从心口直蹿咽喉。我赶紧伸手往下一撷，再深深咽了口唾液。

下课铃一响，我转身向后，尽量摆出班长的“威严”。章海涛，你学过“中学生守则”没有？请你明天洗净脚再来上学，行吗？

章海涛猛一抬头。他两道眉特浓，眉心几乎连做了一处。他翕了翕厚嘴唇，却未出声。

那么说你答应我了？早知错早改正嘛。我的语调轻松起来，甚至有些顽皮朝他咧嘴一笑。

章海涛定定盯住我的眼睛，又冷又硬地甩过四个字：多管闲事！说着一口啐到地上，摔门而去。

同学们大哗。我听见其中徐丹丹那格外尖锐的脆笑……哇，居然，……遇上不服软的啦……咯咯



咯……

神气什么呀！不就会对我们……

我觉得自己仿佛踩在了大棉花包上，身子忽悠悠直往下沉，两颊却火烧火燎的。

今天到底怎么啦？我做错了什么？！

下午一下自习，我径直去了语文教研组。陈老师正埋头写教案，未发现我已走到桌边。

陈老师！刚一喊，我就知道自己洩在眼眶里打转转了。

辛贝佳，怎么啦？陈老师稍一沉吟，又道，是不是章海涛……

我拼命咬住下嘴唇，使劲点点头，泪才未掉下来。章海涛他，蛮不讲理。我这班长没法当了。

哟，这么泄气的话，我可是头次听见呀。是不是工作方法不够得当？你了解他些什么？好了好了，让一个新生适应这个新的集体，怎么也得有个过程嘛。陈老师笑着掏出张餐巾纸抖开，喏，真是个孩子。

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嗯，我再想想看。



谁知没几天，章海涛又当众给我一个下不来台。

全班四十几名同学依次值日，逢值日这天最起码的事就是每堂课后擦黑板。这个规定已顺理成章一年多，班上几乎没有哪个同学会忘记。

这天课间操后我与周燕多打了一会儿羽毛球，兴冲冲跑回教室，才发现上节代数老师写满黑板的方程式依然满黑板神气活现。接下来是政治，特挑剔的政治老师见状肯定会拂袖而去。

同学们大多已归座，正准备上下节课。我立于讲桌前，正色道，今天谁值日？难道要气跑李老先生吗？还不上来擦黑板？

同学们“刷”地静了片刻，只听见一个不屑的男声从后排传来，你没长手？既然已大模大样站在那儿了，不就是举手之劳么。乱咋呼什么！

又是章海涛！同学们哄堂大笑。

我一怔，铃声响了。我不记得自己怎样慌乱地抓起板刷就横竖乱抹开来，这当儿，不苟言笑的李先生推门而入，脸色难看地睨视我说，班长带头迟擦黑



板呵。

一向伶牙俐齿的我呆若木鸡。

我怎能不恨章海涛呢。确切点说，我是对他又恨又怕。我真的不敢同他单独相对。我总觉得章海涛的眸子深处藏着什么并不时闪露一下。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同学都没有的。

这是什么呢？我苦苦悟了好多天。是孤独吗？孤独又渗透着某种绝望。好像还不仅仅如此。那么是——

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被利器划过般打个哆嗦。唔，对了，是仇恨！真的是这两个字么？那么十四、五岁的他，究竟受过什么伤害呢？

5

放学回到家，在客厅刚进门鞋架边我甩掉脚上的“阿迪达斯”，换上轻软的拖鞋，又顺手将棉织休闲上装挂上衣架。

妈——，我回来啦！



我听见妈妈边在厨房摆弄盆盆碗碗，水龙头“哗哗”流着正洗着什么，边应道，佳佳，妈给你炸带鱼吃。赶快做作业。

要是往常，我肯定会连蹦带跳冲进厨房，伸出右手拇指和食指尖舔舔，然后冷不防从妈妈腋下伸过去，捏起一小块滋滋冒着油泡泡的带鱼张嘴就咬，边咬还边啧啧，嗯嗯，真香，真香！妈妈便头也不回地佯斥道，又没规矩。快去洗手！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嘛。说着我会一吐舌头，朝妈妈背影扮个鬼脸。没准又伸手捏块炸鱼才心满意足离开。

可是今天，不知怎么眼前老是晃动着章海涛的面影，还有他那双仍然穿着旧塑料凉鞋的脏脚板。

我好像快悟出了什么……

你了解他些什么？我想起陈老师的话。

真的，我究竟了解他些什么呢……

我觉得眼前一亮。一个箭步冲进自己的房间。

“哗啦”一声，我拉出单人席梦思床侧的大抽屉，动



手就翻。

妈，妈妈——，鹿鹿哥哥留下的那些衣服呢？怎么没了？

鹿鹿是大舅的儿子，暑假里伙同三个同学从西安去敦煌玩儿，路过时专门下了火车，来家住了些天。返回时乱七八糟的土特产塞了满满两大包，衣服反倒装不下了，只能扔进我的大抽屉“寄存”。好妹妹，回头我付寄存费。当时鹿鹿哥哥嬉皮笑脸地说。我记得那堆衣物里恰好有一双休闲软皮鞋。

天，我的宝贝女儿，你乱翻什么！鹿鹿的东西我装进大纸箱搁阳台上了。赶快洗手吃饭。妈妈说着已在岁桌摆好碗筷。

爸爸是省上一家建筑设计院的高工，刚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了。我和妈妈两个人吃饭，妈妈料理得简单却可口。在社科杂志当编辑的妈妈时间很充分，就每月发稿前后忙一阵。利索的妈妈管家也是好手，还时不时照台历上的小食谱弄点刺激食欲的新鲜花样让全家高兴好几天。好起来怎么都好，可正经事上妈



妈却很来严厉，比如对我的“管教”。在学校的表现呀，和老师同学的相处呀，什么评“三好学生”“优秀队员”呀。尤其是学习成绩，妈妈盯得特紧。要不我怎么从来不敢懈怠！

饭后，乘妈妈收拾厨房的当儿，我赶忙从阳台大纸箱里找出鹿鹿哥哥留下的那双半新不旧的皮鞋，还欣喜地翻到一件那种满是口袋的牛仔背心。鹿鹿哥哥读高一，背心皮鞋都大不到哪去。

之后我若无其事回到自己房间，轻轻按下台式小收录机的开键，日本当红纯情玉女歌星安室奈美惠清亮又挺富磁力的歌声立刻响彻小屋。我把声音调到微微的，接着打开米色麂皮双肩包，把课本、作业摊到写字台上。

妈妈推开门。佳佳，你要拿鹿鹿的东西给谁吗？

我，班上转来一个新生……我发现他，挺困难……不知为何，我有些语无论次，两颊也有些发热。见鬼！我心里骂自己。我做错了什么吗？

唔。妈妈没再说什么，却深深看了我一眼，转身